

## 不斷自我創新、勇於扭轉劣勢的導演—瞿友寧

得獎作品：誰在橋上寫字

採訪/撰稿 李孟珍 2000.12.09

一部好片常讓人結束後仍印象深刻，我不知該如何向您敘述這份內心對好戲的激動，總之，好作品中的影像、聲音、故事等組合起來，就是能夠深深地觸碰我心中那份情感之地。所以，每當看到如此的一部好戲，更會讓人想去多方了解拍攝這部片子背後的辛苦與過程，在此，很高興能為大家訪問到這部片的導演——瞿友寧先生，希望以下的訪談，能夠讓身處在這個領域中的各位，帶來一些幫助。

Q： 這個主題是由誰挑選的呢？最後決定拍這個主題的動機又是為何呢？

A： 我選的。因為，自己本身從以前一直到現在都會有一種想法：就是會想去做一些可以修正所有人錯誤觀點的事情。而這個劇本的原創由來是起源於四、五年前，我的一位朋友正在寫的一部兒童小說，那時他讓我看這部小說，並希望我能給些意見來修改它；但是，這部小說後來雖然仍陸陸續續地被修改，最後卻還是沒有被完成。它讓我想去拍的動機，是因為它是有關於原住民的東西，其故事背景是設定在四、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階段，其內容是透過一個小孩的角度及喜劇的觀點，來看待這一時期的人、事、物。它是有別於二二八、悲情城市，那般令人沈重的敘述方式，令人覺得更有意思。同時，藉由這部片，希望可以保留、重建原住民的影像，也希望扭轉所有人對原住民在電影上或戲劇中所被呈現的錯誤印象，不要再用漢人既有的原住民觀點來看待他們：例如，只要是原住民就是會用某一種腔調說國語...等等；事實上，他們也是有生命的、有情感及有喜、怒、哀、樂變化的，不是只會喝酒、鬧事的；就這部份而言，國語文化裏常常是忽略它的，常常是醜化原住民的。最後，再加上這個故事本身也是非常吸引人的，所以我們也就去拍了。

Q： 談談拍此部片有否遇到任何困難？或難忘的事情呢？而在收視率掛帥的商業市場考量下，有否也影響到您提案的順利，形成阻礙呢？

A： 拍攝過程所遭遇的困難是沒有，但卻有難忘的地方。

### 一、就市場層面來說

公視是以戲好為主，較少有收視率上，或是口味考量的壓力。只是當初我提出這個構想給製作人(陳秋燕小姐)時，有提到在整部戲所花的預估成本上，有可能會賠出將近二十萬元左右的問題，在那個當下，她有稍為考慮，但是因為我有告訴她我的想法及理由，並覺得它是值得去拍的，其成品出來也會是有意義地。之後，她覺得只要是能做出好的東西出來，這種狀況也是值得的，所以，大家也就沒多說什麼地去做了！而拍完片子後，結算所花成本下來，還真地賠了二十萬元左右，哈，跟我當初所目測的相同，真準！

### 二、就事前勘景、找人部份來說

勘景部份：

其實這部戲還真的不好做。因為，一來是年代的關係，就連漢人社會當時

的衣服、道具等，現在都很難找得到，何況是阿美族社會。而阿美族他們對於文物的保存，雖有心卻無力；就像每一戶人家都會保留部份祖先所留下的古物或建築，但卻不完整，這種狀況是因為生活必需、或是經濟因素而必須做些調整與改變，例如：他們的房子，部份為竹編原貌，另一部份則為水泥牆；又例如：雖有博物館的設立，但其館內的文物卻仍為零散的。而這方面問題的解決方法，是急需一套完整系統、足夠資金及有力的人員來帶動、整合及處理的。

### 找人部份：

前後所接觸的原住民，共有二批。第一批較不友善，其不友善的原因，是起源於長期以來，對自己的保護及對漢民族的不信任感所造成的；而且，又因為之前有郭英男事件的影響下，他們希望可以要求高額的權利金及相關文物版權費用。其實，他們的作法及反應，我們都是能夠認同地，只不過礙於這部戲所擁有的經費有限下，感到力有未逮。此外，因為我本身是有意想要去做一些事情，不是用隨便的態度來面對的，更不是以賺錢的心態來把台北當花蓮拍拍就算了的角度來出發地，因此也和他們討論一些觀點，告訴他們：讓我們來一起做一些像原住民的事情；例如：母語的傳承問題：發現老一輩的很通，年輕一輩以下的均不行，而學校所教授的又不夠深入...等狀況，我和他們談，是否可讓這部戲作為母語傳承問題的面對及記錄，讓整部片全部以母語發音，由頭目來教年輕一輩的小孩生活上的母語。

其實，這些想法就撇開金錢來說，是有意義的；但是，最後還是因為他們不能了解我們的想法及預算上實際狀況下，而宣告無法合作。後來，碰到周頭目...等的這批人，就較能接受我的想法；這也許是因為我的誠懇態度感動他，也許是因為我讓他清楚我們的預算狀況等，讓他們了解，拍這部戲所花的成本，其實是處處捉襟見肘地，況且，每一位工作人員所拿的酬勞也是非常低的。

就在周頭目可以體會、諒解及覺得這也是有意義的事情之下，大家也就願意互相配合地合力拍這部單元劇。所以，就時間上來分析，到花蓮當地待大概約一個月後，才找到周頭目，才有一些進度出來。不過，這二批人馬，基本上時間是重疊的，同時都在跟二方作溝通，但是，最後發現若與第一批原住民再談下去，只會增加更大的成本，所以，我也就放棄第一批人員，改與周頭目這批人合作。

## 三、拍攝過程來說

### 1. 尋找文物景像，屬不易

由於文物的保存不夠仔細、完整而有系統；所以，對於要能符合戲內房子的景，幾乎又都在深山裏頭；找了好多地方，最後確定的景，則是要溯溪 40 分鐘後，再爬一個小山才到達得了。況且，它還只是工寮，並不是真的是可以

住的房子；但是，就老一輩的人而言，都覺得那個時代的房子就是那個樣子，已經相去不遠了；所以，要進去這個地方，前前後後均要經歷約一個小時的路途才可到達。

## 2. 路途遙遠，運送器材，耗時多

記得第一天要進去拍攝時，必須要先運送發電器、燈光等進去，結果一個不注意，發電機就被卡在溪谷的爛泥巴裏，動彈不得；一直耗到約 10 點多都沒法處理，本來有車燈可照明，但是，害怕最後會耗到沒有電，只好熄火等待救援；在熄火的那一刻，瞬間的黑暗，讓我在沒光害的野外下，看到滿山野谷的螢火蟲，這種體驗是很難得的，是我從小到大從未有過的視覺經驗。此外，由於大家都泡在溪中，很冷、很潮濕，只好倒汽油出來燒火，否則只有乾木頭還是燒不出火來的。最後，找來堆土機，由外面開進來推發電機，將它的輪子推出來，並牽著繩子將卡車拉進去，否則車還是進不去呢！至於大家，就以涉水進入拍攝地。

## 3. 上山、下海，危險多

記得第一天拍戲拍到晚上，要回去時才發現，所帶的手電筒不夠用，也沒有帶雨鞋；大家只好排成一行、串成一長串，溯溪回去。而且，在溪中步行時還看到青竹絲從我們身旁游過，它所游過的人，無不尖叫的；待它游過後，大伙才再繼續往前行進。當然，第二天起，我們每個人都有穿雨鞋及帶足夠的手電筒再進入拍片，不然，粉可怕耶！

## 4. 語言不通，溝通困難

另一個狀況是語言的問題，因為老一輩的原住民，國語不是很清楚，我們就請周頭目當翻譯。在拍片的過程中，我會要求頭目每一句話務必翻譯給我聽，讓我清楚，以防漏掉任何一句我覺得不行的詞句，例如：在表演上，我只能抓到他們的表情、戲的節奏及互動的感受，但是卻不能掌握任何一串話中間有可能夾雜罵我或不是劇情所需的話語...等之類情況。因為，在上字幕的過程中，若是跑出一句不相干的話，那我就慘了，故現場在語言的溝通上，著實花了粉多時間。

**Q：** 演員的表演方式，有否讓整部片遭遇何種阻礙呢？

**A：** 盡量讓現場氣氛接近他們實際生活的感覺，讓他們去生活中找感受，例如：平常是如何罵兒子的，拍戲時就引導他生活中這部份的情緒。當演員一旦進入他日常生活中的情緒時，我就會讓現場的氣氛盡量配合下去。所以，現場錄的狀況算快，那是因為事前有先讓他們對整個環境熟悉所導致的。

**Q：** 演員熟悉拍片現場環境的時間，是否耗時很長呢？

**A：** 其實蠻久地！尤其前面的一、二天最辛苦；因為那幾天的重點，是以培養熟悉度為主，

所以拍片的進度上，可能只有拍一、二場；但是，那一、二天演員與環境、機器及工作人員所建立出來的熟悉感，卻對後面拍攝進度有莫大的幫助。

Q：現場有否發生一些您覺得有趣的事嗎？

A：有。發現他們有一個與我們不同認知的習慣，那就是對時間的觀念不是那麼仔細。例如：第一次開拍時，我們說 6：00 開拍（通常是指現場錄影的時間），大家都已準備好，但時間一到，仍不見他們的蹤影，打電話給他，他卻說：你們還沒來接我呀！當我們去那裡接他時，才又發現他竟然還沒穿好衣服，一直等到他穿好衣服並到現場開拍時，已經經過 2 個小時了！有了這次經驗後，了解到 6:00 是去他家接他的時間，而且狀況是，在他準備的同時，我們還是要一直盯他趕快穿衣、趕快刷牙等，邊催邊趕地直到現場才行。這些有趣的狀況，都是合作的過程中才會慢慢發現他們與我們不同的觀念及習性的。

Q：整個拍片過程，包含熟悉時間，其歷時多久？拍完後，有否任何感觸？

A：整個拍攝時間上，由於他們不是專業演員，不太會準時來，所以我們都要花時間要去接他們才行；此外，開拍前也要花幾天的時間來搭景...等。所以，嚴格說來，這部戲大概拍了 18 天之久，而實際工作的時間，則拉長到 30 天左右，另外再加上之前的二、三個月籌備時間；當然，相對地與他們的相處時間也長，熟悉度也比較深。只不過，當初沒有想到會拉得那麼長，那時只是覺得怎麼會那麼辛苦，腦中並沒想到是否會得獎...等之類的問題。可是拍完後，回想起來卻發現很過癮！其實做事情就是這樣子，當你覺得做的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時，算再累、再辛苦，也會覺得蠻過癮及值得的。

Q：可否談談那份「過癮」的感受呢？

A：一來是：相信大家共同完成一個不錯、是個作品的東西，並且事後覺得拍的很有意思、也很好玩。不過在那時，真的沒有想到金鐘獎的事，也不曉得何謂金鐘獎。

二來是：到了當地，除了拍片之外，也交到不錯、很好的朋友，以致於他們常常上來，而我們也常去花蓮找他們，跟著他們走這去那，知道不少花蓮那裏好吃、那裏好玩的地方；這些都是拍戲之餘所獲得最珍貴的東西。

三來是：可克服困難，扭轉劣勢！扭轉那些你覺得根本不可能的事，例如：那個小朋友（真實名叫盧其安）的角色，當初怕拍得不順利，事前與他溝通很久，還讓他與工作人員住了一個月；可是當一開拍時，他卻演的很生澀、傻傻地，他演的那種狀態下，你的感覺就是告訴自己「完了」！

為此我事前不放心，還安排另一個小孩作為後補，真的在那當下，覺得要換掉原本設定的人選了。可是當天晚上，大家在討論為何盧其安的表現是如此不好？後來發現有可能是拍片當時，把所有的燈打起來、機器架上，環境變得不一樣了，讓他覺得有壓力，以致於表現不如預期。所以，我們對他的部份調整開拍的順序，先讓他演生活中常接觸的東西，例如：玩耍、吃東西...等，而非用到情緒的表演；之後發現，這時的他才是真正地漸漸習慣、放開了；此外，再加上前二天先拍大人的部份時，有讓他到現場熟悉環境，看大人如何拍、演。果真在拍他的部份時，就不再有不自然的表

情出現，並漸漸恢復原本活潑的樣子，回到我們所要的水準了，也拜連拍他 3 天之賜，更是加速他的表現良好，所以他的戲份反倒是像倒吃甘蔗般地越拍越好、越投入。

例如：有一場他在橋邊大喊為什麼都不相信我的戲，我就先與他溝通，告訴盧其安一種情境：現在我們很多人都不想理你，因為你透漏我們某一個人的秘密，這時候的你想不想哭？他說：大概不會。我說：那你想不想大喊？他說：會！我說：那待會兒一開拍時，你就對著爸爸大喊"你們為什都不相信我？"；起初喊完後，他不夠到那個情緒程度，我告訴他：你只是這樣子嗎？那你好像也不太在乎被別人誤會呀！如果很在乎，那你是不是要喊大聲點才像是要去反駁一些事情呢？

慢慢地告訴他一些情境，他就會開始去揣摩；而在這個時候已經是表演的層次了，甚至到最後，只要你告訴他一些狀況，他就會自己去體會如何做難過或快樂的反應，也會去自己揣摩情感、情緒的表達等；而非只是單一公式：某一種特定的情感就必須有某一種特定的表演模式。

**Q：** 想嘗試當導演的人是否必須俱備何種條件？可否提供建議呢？

A： 其實真正有天份的導演並不多，例如：林正盛導演原本是麵包師傅，也是受過多年的影像訓練才俱備今日的成就；所以，後天的努力是很重要的。我現在在世新教書，體會到對於想要往導演方向邁進的人而言，應俱備以下二點~~

就是不斷地看很多影像的東西，例如：看很多電影；千萬不要輕忽「學習」，不要著眼於「天份」的有無；此外更不要拘泥於某一種口味的電影，以防成為學習的盲點。

二、去體驗生活 要多去感受生活中的細微情感，這份情感不是指濫情而是必須發自內心，帶有知覺地去感受、觀察原本生活中所存在的熱情，例如：服務生端咖啡過來，你會說謝謝，這種謝意不只是禮貌，而是源自於自己真的去體會他的辛苦，咖啡泡得好喝。

現代人比較少有這方面的體會和觀察，自我主張比較多，比較會去玩影像...等等。在這種狀況所出的作品，乍看下著實令人感到炫目，但是，追討其作品的內容，其本質卻往往一不注意就會流於空洞。

**Q：** 本科系和非本科系的差別在那兒呢？

A： 因為最近我在當台北電影節的評審時，發現非本科系所送來的影片，雖然沒有很好的影像感，但是對於生活中所體驗的東西倒是很有趣。故，我覺得本科系和非本科系最大的差別是在於技術層面的熟悉度！因此，想朝導演之路邁進的朋友們，技術層面及生活感受這二方面應該是要相互成長的，所以，這些非本科系的朋友們，若是有心要走向創作，應該多加強技術的熟悉度及全面性地吸收製作影像的周邊相關工作，而非只是在某一角色上鑽研影像思考，例如：當攝助時，不單只是由攝影師角度去思考影像，還必須是包括由剪接的角度著眼，如此才會知道導演的剪接概念是什麼；而從攝影角度去了解導演對美感、美術、運鏡及對演員表演的掌握，不是單純地只有鏡頭下

的構圖而已！不然，光只是多看而沒有去思考這部電影中的這一場景是如何拍的，而這一場的拍法又是代表什麼涵義...等，您很難與技術結合，您多看電影而不知一些實際拍攝層面的狀況，所得到的成長只是個人的好惡，較屬於精神層面的東西。就本科系的人而言，只是在看片時，老師會在一旁多加解釋其技術或原理，使學生馬上立即結合理論與實務罷了。

Q： 可是知道太多的電影語言是否也綁住、限制自己的想像力呢？也許導演並非要傳達這種訊息啊？

A： 對，有可能沒有，但也有可能有。例如：楊德昌導演電影中鏡框裏的語言，蔡明亮導演鏡頭底下的乾淨呈現...等，這些特質不管導演是否有意無意地要來呈現，但是這種語言的表達，我不覺得會限制每個人創作的思考空間，因為每個人都有其所擅長的地方；所以，當你去看到這部片的這些地方、這種形式的呈現時，它只會讓你更去思考，更去留意在創作的過程中，是否要去注意一些地方及細節...等，因此當你越縝密地去多方細察影片中的種種，對於自己所創作的影像表現也就越細膩！可是你不要乞求說你做出一百樣的東西，觀眾就會全都看到；但是你若只做 50 樣東西，觀眾自然無法看到一百樣的東西囉！

該是中斷一下了，不然好奇的我，又會讓大家跟著我埋沒在無數的小問題當中，與導演糾結不清啦！雖然在這一個半小時的訪談中，導演不只回答我這些問題，但礙於篇幅及主題性，只能剪輯出這一版給各位。最後，希望這篇報導能給本科系、非本科系，專業、非專業，有興趣的人或者是不小心看到這一篇的朋友們，能有些幫助。